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B28n0156

佛法金湯

屠隆著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駁斥
  - 問答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佛法金湯序

或疑護大法。而以金湯命名。是自峻其城塹而拒之人也。恐儒者起而堅其執曰。我法能植五常。順萬有之自然。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亦足矣。何佛氏之是從也。老氏者流亦起而堅其執曰。我法卑讓不先。虛無窅冥。煉久飛昇。得以長存。亦至矣。何必佛氏之是從也。是愈固其鼎足之勢。故聖人存而不辨也。是則不然。凡所以有言者。為信者發為智者發。此二種人非必其即生我法之中。可自異而歸同者也。憍陳如舍利弗等。其初皆諸梵志師。卒為如來大弟子者。其智足移。而信可鼓也。如來非自狥我相必欲伸己之是也。理如是也。性如是也。佛之稱由外道眾生對峙。而得名也。若無眾生。即無佛也。猶儒者仁義禮智之教。對奸盜詐偽。而得名也。若無四惡即無四善也。儒道雖善。不了義法也。佛善且不貪著。何有于惡是了義法也。了則極盡而無餘。不處神識之界。不了則沉空而醉有。終歸輪轉之卿第道術有不了。人之性未有不可了者也。苟具有信智即處儒者之中而未嘗以宋儒之言為然也即奉道者之教。而未嘗即以莊老之言為至也。其終守其師說。而傲然不從者。未具信智之人也。鴻苞居士儒者也宋儒之言。其所幻而讀者也。彼豈不知儒而必排之。又豈不知佛而必欲遵信。崇奉之誠。深見其有所可。而有所不可也。餘雖未敢諛鴻苞居士。皆悟後之談。然其融通教乘稱性排答。發新知。而非為臆說。循舊論而不病耳飡。亦一代時教之宗工。護持佛法之太匠也。或具有信智者。得因是編獲其本心。歸命大覺則鴻苞居士之功。當不在張無盡楊大年諸尊宿輩下矣。其闡提人。雖佛神力。亦不能度。况我輩乎。當置之弗論。

萬曆壬寅春王正月補陀山西嵓谷沙門真一和南書

佛法金湯上

四明鴻苞居士屠隆著

佛之為道。善超諸有。普濟群靈。越三界而獨尊。歷萬刼而不壞。非佛之自為尊大也。理如是也。其理無而不無。有而不有。空而不空。色而不色。生而不生。滅而不滅。動而不動。靜而不靜。為而不為。不為而為。性而含相。相而含性。體而合用。用而合體。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絕本迹泯能所融染淨。忘去來。其道之廣大精微。譬如日月之照萬物。大海之納眾流。慈父之育諸子。明眼之導群矇。凡在有生咸蒙依怙。悲仰而不遑。讚歎而無盡者也。乃有闡提迷障。敢行謗毀。世儒拘攣。顯肆排擊良可哀愍矣。余謂世儒之

排佛。與闡提之謗佛雖均之造罪。其心則異闡提廣作諸惡惧佛法之報應。而撥無因果。世儒擁護儒教慮佛法之蠹害而自樹藩籬闡提之心私而邪。自投無間之種。世儒之心公而闇罔知正覺之宗闡提如篡賊謀逆。凌蔑天王。世儒如夜郎自雄不知漢大。此兩種人。心有公私。罪有大小皆作過也。闡提不論已。余請為世儒言之。儒世間法。佛出世間法也。娑婆世界。自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以來。並以儒教治世。仁義禮智。紀綱法度。拯頓扶森羅布密。古今民物相生相養。其間雖有理亂興衰。而聖賢迭出。豪傑繼起。補衰為盛。易亂為理。世界至今。安然無恙。是未有佛法之前。天下生靈。未嘗不治安也。而佛氏者。一旦從西域入中國。傲然若據世界之尊立吾儒之上天下亦遂靡然從之使吾儒之道鬱而不暢。晦而不明。如虫之蠹木。莠之害禾儒者烏得不辭而闢之也。夫西。戎方也。豈容中國而稟其教。中國自開闢以來。是吾儒所治也。豈容漢明之世而佛是宗。吾儒者以人倫道德為教也。豈容佛蔑棄彝倫。而抗吾儒以立訓未有佛法之前。吾中國未嘗不治安也。豈待佛闌入中國。而惑世道以依歸。是儒者之所必斥也。余謂皆不然。凡夫識見淺狹身處中華便謂西域戎方。無當華夏不知宇宙亦大矣。就中國而論則震旦名為中華。四方裔夷。皆屬偏鄙就大部洲而論則西域正當中印。震旦一國。不過東偏。佛生中印度是當天地風氣之中也。以東偏之一隅而笑中印。為西鄙。亦不通方之見也。佛道三界稱尊。萬刼不壞者也。世界之成住壞空。皆佛理為之運斡。山河大地。悉佛理為之生成聖君賢相。多菩薩為之應權。禮樂仁義亦真如為之妙用特佛之一字。不大顯明。以故凡夫不盡知依歸。世人不能湊造耳。時節因緣。至漢明之世。金人感夢傅毅闡揚使者西求。佛教東入。然實不自漢明始也。周穆王時。有化人入中土。穆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於蒼頡臺。造三會道場。以奉化人。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污穢此像。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蒙責數。覺問群臣。由余引周穆王故事。知為佛神。召工成一銅像。相好圓滿。又築樓閣。以供香火。而孔子亦言西方有聖人焉。則知佛法之入中國。不自漢明而始。自漢明而大顯耳。漢明以前。佛法密持世教。以故不得弘通。漢明以後。佛法顯被群機。以故多所證入。是所謂几時節因緣也。佛之棄家學道。儒者謂之無父無君。蔑棄倫紀不知問安侍膳。為人子。孝之小者也。修職納誨為人臣。忠之小者也。辭別父母而學道。道成而超度二親獲昇善地其為孝也莫大焉。不事君王而學道。道成而祝釐人主。永享壽康其為忠也莫大焉。不學佛則為凡夫。而君親為凡夫之君親。學佛而成。則為聖人。而君父為聖人之君父。凡夫則與君親。同沉苦趣聖人則與君父。共享樂邦即如釋迦之教。首度淨飯。以及摩耶次度耶輸次度羅

睺。次度阿難。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並未嘗廢也。而謂之無父無君。蔑棄倫紀。可乎。其所廢者。特臣子問。安侍膳脩職納誨之小節耳。且其所謂辭別父母不事君王者。特自其比丘之法則然在宰官居士白衣皆不離君親而皆許學佛成道。又可以廢人倫詆之乎。佛法未入中國之先中國未嘗不治安是矣。然其時。以廣殺物命奉養口腹為當然不知持齋戒殺。何物也祭祀則三日齋。三日而外。不復齋矣七日戒七日而外。不復戒矣。不知比丘沙彌菩薩。終身大戒何物也。貴人賤畜。斬艾群靈如同瓜菜。不知肖翹蠉蜎皆我同類皆有佛性也。羅縠錦繡。以為華飾不知殺蠶虫之萬命炫皮囊之五彩。大罪也。百味珍羞以為甘旨 。不知烹水陸之群靈塞飢瘡之一孔極惡也。鷹犬矰弋。遍滿山林網罟簴梁。充塞江海。牛羊鷄猪。狼籍都市。魚鱉蝦蠏腥穢街衢習而行之。恬不為畏。不知冤結債負報應無窮也。清歌妙舞。品竹彈絲。女寵男懽快心娛意聖賢豪傑。視為分內。不知慾海無涯。淪墮之本也。遭世逢時。爭名競利里巷光榮道路欣羨中人以上。率不免染指不知幻泡無常流轉之根也。繫縛情緣。貪戀骨肉苦樂縈心。生死結念不知有解脫也。妄分人我。力修恩怨。胡越同席。羌夷接軫不知有平等也。上焉者知慎屋漏。畏通都下焉者不顧人非。及鬼責並止論目前。何有身後。不知善惡因果業報。歷千生萬刼而不盡也。自佛法昭明始悉種種違犯如故者雖多。奉教修持者亦不少。其為世道之津梁詎不大哉儒為世間法。用以綱維名教而保聚于生前佛為出世法。用以練養性靈。而昇濟於身後。此二者原無相害。何妨兩存。佛不排儒儒何必斥佛。故予謂宋儒程朱之排佛者若以佛果有害於儒而排之。則為識不明。若知佛之無害於儒而。不得不排之。則為量不廣宋儒排佛之語具在。予不揣。一一取而置辨焉。非敢求勝先儒。惟以稍明佛理也。不得已也。何以故葢予既真知佛理之廣大精微。為世道群靈之所依怙而宋大儒若程朱者。又人倫中山斗。為天下後世之所宗師。宋儒排佛。迄無敢為之解者。則世人翕然尊信其言而佛道終以晦蝕。是可痛也。余是以不辭蘧粉奮臂而起。為置一辭寧得罪於程朱。不敢得罪於佛法。宋儒之闢佛蓋大抵起于不深究其理而輕於持論也。醫者用藥而不中人之病。病者笑之。况佛本無病。而宋儒以大藥治之。佛之所為笑而不辨也。

按宋儒欲排佛法。乃謂人死即滅。無輪廻再生之理。此本于晉阮生無鬼。梁范縝神滅論前人辨之詳矣。夫天者氣也。所以宰是氣者。有神靈焉。所謂天神也。地者形也。所以宰是形者。有神靈焉。所謂地祇也。人得天地之形氣而生。所以宰。是形氣者。心之神靈也。天地間凡氣有盡。凡形有滅。惟神靈不屬形氣故無變滅。氣盡而神靈不與之俱盡。形滅而神靈不與之俱滅。故能立形氣之先起

建。造化存滅盡之後。重立乾坤。使形氣既亡神靈亦滅則誰。為中間主宰斡旋。而世界刼運一混沌而不復開闢矣。故天神地祇。與人心之神靈。皆不變滅者也。謂之神靈一耳。而乃有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脩羅。地獄餓鬼。畜生。如佛家所謂十法界之分別者何也。蓋神靈之本體原是一味清淨自然。而世間之情塵。不能不與神靈和合。以故神靈有染淨。有染淨故有升沉。淨之極者則為佛。次為菩薩次為緣覺聲聞。染淨均等者則為天人。染之極者。則為地獄。次為餓鬼。次為畜生。次為修羅。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是也。如云神靈必滅。人死無知。人心之神靈死而必滅則天地之神靈豈得獨存。惟一形氣泯然無知。則天地人。僅同草木瓦礫也。若云天地有神人死無鬼。此又不通之論也。天地之形氣有盡。神靈長存。人之形氣會終。神靈不死。亦猶雲霞變遷虛空不爛也。人心之神靈與十法界同一神靈耳。故可以佛。可以菩薩。可以緣覺聲聞。可以天人脩羅。可以地獄餓鬼畜生。惟視人之染淨何如矣。安得謂人死無鬼。遂無佛并無天神地祇。同于草木瓦礫乎。余嘗與一朝士論彼。云無佛無神無鬼無因果無輪廻。余難之曰。子謂都無矣。亦無上帝。否。彼不敢也。而曰上帝安得無余。乃大笑曰。子必云無上帝而後可矣。九重之上有。
大明天子則有百官萬民而後成世道。九霄之上有玉皇上帝則有群真萬靈而後成天道。如皆無之。上清一孤帝也乎哉。其人語塞。人死之有知也。死而有鬼也。因果輪廻也。如日之必有月也。晝之必有夜也。暑之必有寒也。陽之必有陰也。周孔皆不言無。宋儒欲斥佛而遂欲并神鬼而無之。惑亦甚矣。是故人修其心為佛心。則為佛。修其心為菩薩心。則為菩薩。修其心為天心。則為天。修其心為人心。則為人。不能修而心為修羅心。則為脩羅。心為三途心。則為三途。善惡升沉。皆有因果。撥而無之。大罪也。
宋儒謂佛有觀心之說。夫心者。人之所主乎身。一而不二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百物以反觀千心。則是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竺-二+宦]乎此心也。又曰佛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此言非也。蓋心也者。湛寂靈明。圓融無礙。包羅萬法。含裹十方。至靈至妙之物也。心一而已。非有二也。以其圓融無礙。故外觀百物只此一心。內觀一心。亦只此一心。外觀百物謂之放光。內觀一心。謂之返照。能放光又能返照此心之所以為靈妙也。月能照萬川。不能返照。以月不同。口與目能一而不能二。以一為一者。形也。心能一而能萬。以萬為一者。神也。故口不能齕口。目不能視目。而心能觀心也。夫心欲其淨。去染而得淨。誰能為之。心也。謂之以心觀心則可。謂之以心求心亦

可。謂心有二則不可。若以心觀心為二心。則以心觀百物。百心也。
宋儒謂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其直內者要之。亦不是。是未為知佛也。謂佛敬以直內是矣。蓋佛之內心。止以絕紛飛謂之寂寂觀以除昏闇謂之惺惺。止而常觀。止非無記。觀而常止。觀非亂想。定如大地八風吹而不動。慧如朗月。萬物照而無遺。以慧為定。定之體湛然。以定為慧。慧之用寂若。止觀為因定慧為果。功先戒律。嚴淨毘尼敬以直內。可謂真合儒教矣。然必身心俱虔行。解相應內脩觀智。外肅威儀。布薩羯磨。遵如來之遺則。六度萬行。為佛事之莊嚴。語不殺。則傷蝡飛蠕動。即殺也。語不盜。則鼻嗅荷香。即盜也。語不[婬-壬+(工/山)]。則隔壁聞釵釧聲即[婬-壬+(工/山)]也。語不貪。則一草一針。弗敢貪也。語不瞋。則肢解割裂。弗敢瞋也。語不癡。則等覺如來。一品無明未破。亦癡也。如來所呵。大法所禁。即一衣一履。一瓢一鉢。一牀一榻。一水一飯。一諷一誦。一跪一拜。一涕一唾。一便一溺。弗敢苟也。如來有一定之業。則世尊已登極果。不辭九惱。佛氏有示滅之期則說法四十九年。不敢不滅。從阿難請而度女人則像法遂減五百。為女人而說法。則聲容戒於露齒。毘盧談小乘之教。則敝垢於衣裳。古佛權菩薩之位。則北面于迦老。慶喜未證道果。則鉗錘於飲光。賓頭輕露神通。則擯斥於滅度。義以方外。可謂嚴矣。密矣滯固而入於枯槁者。乃小乘獨覺。非大乘圓頓之門。疏通而歸于恣肆者。乃放逸狂禪。違梵網木叉之律。罪在學人。於吾佛何損乎。佛之方嚴如此。此皆傳之金口。載之貝經至章明較著也。宋儒都未究心。其輕於持論。宜矣。
宋儒曰。今說求放心。即似釋氏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夫以儒之求放心。比佛之入定似也放心者。心馳於萬里不勝其翕熠紛飛求而收之。尚未必有杷柄。定心者。心攝於一處。已自得凝寂安恬。徐而俟之。自然能發慧光。謂定心為死非知定者也。佛氏言止則必兼觀。言寂則必兼照。有空如來藏。一法不立。有不空如來藏萬法森然。是故身趺於深山磐石之中。心隱於鬼神莫測之地。泰山崩而不驚。雷霆擊而無恐。虎狼虵龍。視如無有。天魔山鬼。了不見聞。形如槁木。迹若死灰矣。而此中之靈熒洞達。爍群昏而不迷。赴感隨緣。遍十方而無礙。如一輪之月。悉照萬波。萬波各有一月。月惟一輪。一味之雨。咸蕃萬品。萬品各有一雨。雨止一味。用起於天堂則慾色無色。盡化香臺。用起于地獄則銅柱鐵床。徧成華藏。人王宰臣。菩薩應現螺螄蛤蜊。大士化身。種種作用。種種事業。胥從

靜定中來也。謂之心死可乎。豈特大乘聖人。宏通普度。即如二乘四果。彼悟徧真之理斷三界生死。亦不至如。宋儒所彈斥。蓋其所悟徧真之理。即活機也。必如頑空。而化木石。修定而入無想。以是詆之當矣。

宋儒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源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而已化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嗚呼。是何言也原夫佛理之高者如陟須彌滍者如探滄海其廣大橫亘沙界。其精微妙入毫芒。十地菩薩之品位。以九地欲窺之茫然妙覺如來之心胸以等覺欲測之匹得。世尊說大乘之法則二乘在座如痘若聾。維摩入不二之門。則問法諸賢逡巡退却其閫奧若斯之難造而淵源若斯之難窮也儒者欲排之則應號於人曰。吾於佛氏已盡探其深微盡得其底裏。其理果淺其說果邪妙處不能有加於吾儒而謬處則大乖於名教以此持論。乃可以服佛氏之心。信天下後世之學者也。柰何畏其源之難窮。窮之未能。而身先化為佛。姑從皮膚形迹草草而排之乎。則是畏須彌之高恐其顛越姑從山足而譚。須彌亦不甚崔嵬。畏滄海之深。惧其沉溺姑從涯岸而語。滄海亦不甚浩淼不將為山靈海若笑乎。且有所彈斥。必云其理無甚高滍。源易窮也。吾灼見其非是雖。終身入之不足化我也。今一則曰其源難窮。二則曰窮之未能而恐身已先化。則是明知其玅也。明知其易於化人也。何為而復行彈射。豈所謂示天下以太公無我之心哉。若欲云其源不正而易化人亦必入而窮之。然後可以定其邪正立其斷案。而有辭於天下後世。不窮其源安知其邪正不得其罪。安定其斷案不惟。佛氏不服旁人亦不服也。譬如誣平民為盜者。必云吾已入其奧室。得其真贓。乃可定罪。[(厂@((既-旡)-日+口))*頁]曰吾畏盜之疆也。入而窮之恐未必得贓。身陷大戮吾姑從聲音笑貌間得盜也。而旁人盡知盜之為平民也。能不囅然以笑拂然以憤哉。其所指為迹者在逃其父母一節也。佛氏欲超生死不得不先斷情緣。既證真常自然濟度父母一人成道九族生天。生逢吉祥死蒙拔濟。其視凡人父子。依戀膝下而服勞奉養以為虔繫縛情緣而淪胥共溺於苦海。其為孝孰大而孰小。余固嘗辨此詳矣。此未足以定佛氏罪也。服佛氏心也。

宋儒曰。某年十五六時。嘗留心於此。後見李先生。先生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禪來倚閣。意中謂禪亦有在。且將聖人書讀來讀去。一日覺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宋儒意蓋又謂吾非不留心。非不知其旨趣。久之而覺儒道有味。佛理破綻。故舍彼而取此也此語却可聽。不知佛理之破綻。作何覷破。儒書之有味。作何咀嚼。吾不得而窺此老之際也。宋儒為儒。看儒者言語。涵泳嚅嚌。久而有味。固其宜也。乃因而得佛氏之破綻吾不能知矣宋儒當時。胡不一一悉數其破綻處也吾且妄談一二中庸天命

之謂性命指命蒂。性指神靈。此後世性命雙修之根本也。儒者乃解之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則是以命為虛字也。性命兩物。將何所據此儒者破綻一也。佛無是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固從喜怒哀樂未發前得名也。儒者乃解之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甚是錯解。此乃已發中節之和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杳然而無端倪。漠然而絕形相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可言乎。惟至發而中節。乃可云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謂之中節也。此儒者破綻二也。佛無是也。眼舌為根。食色為塵。根塵和合乃成緣染是以西方聖人空之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而大儒乃曰。食色性也。則是以塵為性也。此儒者破綻三也。佛無是也。昭昭上帝。主持世界。百神布列。萬鬼森羅。故曰小心翼翼。以事上帝。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神之格思。又曰神之聽之。又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而儒者乃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則是以事上帝事氣也。上帝臨汝氣臨也。郊社宗廟之祭。祭氣也。天亦蒼然而已。地亦塊然而已。天地間自人物紛擾外其餘悉冥冥漠漠而已。有是理乎。此儒者破綻四也。佛無是也。余不敢盡言矣。而夷佛之破綻。又將安在。要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各起於眾人之情見邪正得失。固無定論也。堯之見許由。聖人也。逆旅主人之見許由竊屨盜也。七十子之見仲尼。聖人也。西隣父之見仲尼。東家丘也。許旌陽之見蛟。蛟也九江太守之見蛟。美書生也。仙佛之見魔。魔也。迷人之見魔仙佛也。天之見水。瑠璃也。餓鬼之見水。膿血也。白日而見枯木。木也。夜見枯木。鬼也。佛以儒為破綻。儒亦以佛為破綻不狂人以狂為狂狂人亦以不狂者為狂。是非烏乎定哉。

宋儒曰。上蔡云佛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諛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認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思。聖人則各有其理。佛氏只認得能視能聽能思能動底便是性。不管橫來竪來。他都認做性。敢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冤哉晦翁之詆佛也。佛氏之言心性元只是一物天地世界人物器具公共底一件。清淨廣大。妙湛圓明物事。名之為性。性之靈通處。名之為心。性如鏡之明。心如鏡之照。其實一物也。無所不含裹總謂之性。性而靈通乃謂之心如山河大地草木瓦礫皆有性在人物之性能靈通知覺乃可言心。山河大地草木瓦礫。止名為性。不名為心。佛之所謂心乃清淨廣大妙湛圓明。謂之本覺謂之般若謂之毗盧性海謂之摩尼寶珠。所謂意者。乃人心之識神生死之根本。佛之所以圓修妙悟必轉此識神而為智慧。乃稱為轉凡成聖也蓋凡夫之與聖人。本同具此心性。凡夫迷真逐妄。故智慧化而為識神。聖人破妄歸真。故識神轉而為智慧。意者。佛之所呵也。乃云佛所謂心正聖

人所謂意。亦大謬矣。佛氏歸真則知覺運動視聽言動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非是性。凡夫逐妄則知覺運動。視聽言動。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非是妄。謂佛氏只認得能視聽能言動底是性豈不冤哉。夫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謂之非性不可。而謂佛氏所稱清淨廣大妙湛圓明之性。只在視聽言動得名。有是理乎。宋儒誣佛。佛初無是說也。說性則如來會一性於綰宗。說理則如來詮萬理于事物。理之廣博橫被法界理之精微。析入毫芒。二乘之破見思窮理尚粗。菩薩之破無明。窮理斯精等覺之一品無明未破。則理尚有碍。必入妙覺而後一真了徹萬理洞然矣。謂佛不認得理字。又豈不冤哉。夫佛稱世尊。尊無二上也。師表天人。依怙幽顯。非理孰為主張應權三界普度群靈非理孰為運周。且理有自然安排已遠理有各當湊泊即乖不安排而有不湊泊而合。此佛理之所以為玅也。宋儒之所謂理。不知果何物耶。

宋儒又謂。佛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本自說得自所養者也。正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理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他則只是見得個渾崙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少閒用處都羌吾儒只是一個真實道理。他只認得人心。無所謂道心。吾儒說無不周。無不徧他。亦說無不周無不徧然人倫上不能周徧更說甚周徧。夫存心養性養得成儒成佛儒佛皆有之但儒者存養在人倫事物。而不免黏帶著實。以故處置得。世界停當而卒。縛於世界之中。佛氏存養亦不捨人倫事物而悟得妙有真空以故亦處置得世界停當而卒超於世界之外。卒縛於世界之中故不斷生死卒超于世界之外故永免流浪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得之矣。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非也。夫性無口眼廓然真如。性無形相渾然大覺。仁義禮智從事物理體而得名視聽言動從神識應用而立號雖俱是真性發現不過真性影子。如來從真性全體不發不現處。悟得。豁然洞然。復還清淨廣大妙湛圓明之本然後光明寂照。包含普徧。仁義禮智。視聽言動。一一皆合至理皆是妙用若即在仁義禮智視聽言動上存養性靈則是認影子以為本真。失之遠矣。謂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是也顧儒者為有分別是非故逐於情識。而昧渾崙物事。佛氏為無分別是非故了悟渾崙物事。而卒亦萬象森然。含裹十方徧周沙界惟如來有之耳。謂只見得渾崙物事。用處都羌此尤昧性之譚也。天下惟此個渾崙物事無所不包含。無所不森列。如渾崙一個朗月徧暎百川渾崙一個明鏡普現萬像若川川而寘一個月。月何能周。像像而安一個鏡鏡何能遍。

宋儒又謂。釋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處。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又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樣見識。又云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泒宗

旨 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碍正知見今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他說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這等一句黑如漆者便是緊要處。嗚呼。此難言矣。古人兩偈理趣朗然。宜儒者所會心也。而禪門反破其說。麻斤乾屎。意味索然。宜儒者所呵笑也。而至人反拈其話頭。何也然叅前兩偈未必證道。叅後兩語。徃徃有悟禪者此又何也。咦。自智慧之化而為識神也。是非起。分別熾然知見愈多性靈愈晦。饒他說理分明語言玄妙盡是鬼家活計。播弄精魂。不如絕去名言掃空義理。如攬虛空了無。把捉。如嚼玄水。了無滋味。將平日許多理路窠臼。一頓掀翻都盡。而中間止覺般若熏觀。寂寂惺惺忽然如電光一閃。蓮華乍開。名為大悟。良以禪家話頭。正玅在無有意味。無可攬嚼。舍分別而得自在。轉識神而成般若也若要說得義理疏通。依舊落在卜度思議。明時愈晦悟處轉迷矣。六祖樵夫也。以不識一字而疾得證悟。阿難多聞總持人也。以多聞掃盡而後悟真空良有以也。一句黑如漆乃其所以朗於月者與。

宋儒又謂。宋儒說佛自私二字。得其要領。又云佛氏自私昧道。今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猶反鑑索照也。又云。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口鼻。皆不愛要天下人各成佛。豈得是自私。子靜笑云。得度天下人各成佛法。卻是教他各各自私。自私二字。加於佛氏。何其失之遠也。佛氏修行。翹勤而不閒寒暑精進而不舍晝夜持戒德而一塵不染。行布施而四大都捐。方求自度。即懷度他。由四眾以及六道眾生。由同類而至含靈蠢動悉在拔救。視如一子。愛而[田/廾]以所樂。名曰大慈。哀而抜以所苦。名曰大悲其所稱濟度者。處世則教以忠孝仁慈德行無闕出世則教以涅槃解脫佛道圓成。功濟三有而口不言恩化被群機而心不責報。辟支獨覺則如來呵其小乘神僧自了則黃蘗欲斫雙足。若斯之弘慈利物也。生前利益眾生。則儒者所有。身後超度群品。則儒者絕無是故生遭急難不呼宋儒而呼如來。死惧沉淪。不求周孔而求釋氏。人心歸向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謂之自私可乎。陸子靜乃謂度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他各各自私。如此戲論。則似出兒童之口矣。豈有自私之人而能度盡天下。豈有度盡天下而尚可謂之自私也。如陸子言各各自私各各得度。則天下無事矣。又謂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謂儒公義則可謂佛私利則不可。佛頭目腦髓而不顧復將何私。佛國城妻子而亦捐復將何利眾生之生作罪愆。死歸淪墮正以實也。謂萬理俱實。執情太堅。以至綱常倫理家國山河。人民眷屬飲食男女。是非毀譽。富貴功名。無一不實者。執幻泡之身。為金石之固。坐晷[刻-人+く]之內營千歲之圖。繫縛

諸有。長淪生死以此也如來愍焉乃以空救之。又恐沉空滯寂。入於偏枯。又以有救之。以空救有。空為真空。以有救空。有為妙有。帶枷鎖而罵纓絡沉苦海而咲彼岸。惑亦甚矣。其云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猶反鑑而索照也。此言甚妙。然非所以論佛也。佛不喜物亦不惡物。物去不追物來不避。如懸大圓鏡於空中。任萬像之來去如來之心。遇空寂。不作空寂想遇紛擾。不作紛擾想。遇歡喜不作歡喜想。遇苦惱。不作苦惱想以心御物。不為物御。以心轉境不為境轉。一物不至而機常活。萬物並作而中寂然。無以洞之其照常含有以磨之。其光彌瑩有以磨之。其光彌瑩是為放光。固為對鏡之稱無以洞之。其照常含。是為返照。亦非反鑑之比。蓋鑑反背則為死銅。安能鑑物。心返照則養靈幾。安得復昏。物自來去不可惡惡之一字即障心。照自發生。不必求。求之一字即損照不論有物無物矣。迷人有物則喧為障無物則寂為障。總之迷情也。悟人無物則寂而照有物則照而寂。總之悟境也故曰不論有物無物矣。佛稱大覺金僊其所住處稱常寂光土。言照也。

宋儒又有曰。佛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是尤不知佛者也。天性者佛謂之本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從本以來。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始迷倒。不自覺悟欲成佛果須先了悟自家佛性。後方稱性修習。是性也。謂之毘盧法界。於中本具三世間四法界。一切染淨諸法未有一法出此法界。此是凡夫聖人。根本之真心也。故楞嚴經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又云。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又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此之真心。一味絕待。寂然清淨。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似一顆圓淨明珠朗然清淨。一切眾生。從無始來。不了此心。妄見諸相猶如眼病。橫見空花。圓覺經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又云譬如百千箇澄清大海不認。但認一小浮漚。若了四大之身。緣慮之心緣生無性。全是真心。如了浮漚緣生無體。全是海水。維佛能了達此真性故能範圍天用。日月星辰皆其安置。山河大地。皆其建立。帝釋諸天。皆其應權。君師民物。皆其現化。自開闢以來。世間一切事用。何者非佛法之所興起。五帝三王時。佛名未顯。佛法密持也。至如六根之微。因緣天地之大。其理原自如此。六根為情塵所染。則為凡夫之六根形質固[耳*少]然至微。六根不為情塵所染。則為聖人之六根。妙用熾然大起。眼為天眼。耳為天耳。鼻如象王。舌為廣長。身為法身。意通他心因緣天地。何疑之有。不見觀音大士。冠二十五圓通。妙三十二應現。單從耳根入也。觀耳則五根可知矣。天地日月皆有神靈

主之。天趣所攝皆未悟真如。以故劫運終時。五衰相現。三災並起與大地山河。同稱幻妄。非過也蓋苟悟真性則一切皆真。佛理如是也謂一身之小。自凡夫之四大而言。謂虛空之大。亦自凡夫之情見而論。如來不爾。如來證真如法身。毗盧遮那遍一切處。丈六金身。猶為劣應。安得謂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也。如來真心。極其廣大。虛空生心。如片雲之點太清。空生大覺如一漚之發大海。安得謂溺其志於虛空之大也。為此說者。是全不知佛之地位。者矣。如來謂法身遍一切。而宋儒詆其視身小。如來謂虛空止一漚而宋儒詆其視空大是大相反也故曰全不知也。

宋儒謂。佛家言禍福報應足以鉗制愚俗為資足衣食之計。嗟乎。如此老語則是因果報應。乃後世行脚乞食衲子。專為衣食計者。倡為此說不知此乃釋迦金口宣言楞嚴諸經。歷歷道明釋迦棄王位出家。何愁無衣食倡此以鉗制愚俗而恐嚇取資也。即如易經作善降祥作惡降殃語聖人亦以此鉗制人而為衣食資耶天地有司過之神。糾察之吏。善惡罪福如影隨形。花果二報。毛髮不爽。業力太重佛不能消。撥無因果。地獄如箭。而謂造此以鉗制愚俗。亦弗思甚矣。夫報應之理顯然。人尚怙終不畏。若以為佛家妄作。亦復何憚而不為。垂世立教之大儒恐不當如是也宋儒又謂孔孟所謂天。佛家所謂道。佛何嘗以天為道哉佛之所謂道。無名相無形色無內外。無終始。大包沙界。細入微芒。建立乾坤。陶鑄人物立萬刻之範圍為千聖之命脉天地不足喻其廣。日月不足比其耀。水火不能為之殃。鬼神不能窺其祕。金剛摩尼未免著迹。毗盧般若。亦是強名天之一字豈足當之也。佛以天分欲界。色界。無色界。為三種天。欲界以十善而感生尚牽慾愛梵天以梵行而昇濟。未證菩提。極之而非非想報盡還來其中惟五那含名為不退天趣。如此。佛何嘗以為道也。佛既名超三界為天人師則欽若昊天。祗承上帝。此儒者之事。非佛之事也。

宋儒又謂。佛只認得个人心無所謂道心。不知佛之所叵呵者人心。所最修者道心也。有善無惡是道。佛心則纖惡盡去萬善同歸有淨無染是道。佛心則一塵不染。萬德圓淨。有體有用是道。佛心則一真不妄。妙應無方。有寂有照是道。佛心則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以性相不住為宗。以事理無碍為則。佛全是覺。覺全是道。乃至人心名為識神。名為染法。六根妄用。八識熾然。生死根因。三途種子。佛之所以精勤修行。單為去此。如目中之瞖。必抉而後快。謂只認得人心。豈知佛者哉。

宋儒又謂。嘗見畫底諸師。人物皆雄偉宜其傑然有立如此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余謂宋儒皮相者。諸師建立豈在容貌雄偉。既知聲色貨利等籠絡不得則其風操可貴。而其道必有可尊。何

以力詆之為佛云無上士調御丈夫。大雄氏。彼皆振世豪傑退步而入佛門。了生死視世間之英雄。固自天壤。即後世祖位諸師。亦並非凡人。不屑作一世之功名。而建萬刼不壞之事業。宋儒詆之。可謂蚍蜉撼大樹。且昔賢不考佛理而觀氣貌不信如來而信諸師。何也。皮相如此。假令得見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其醉心又當何如矣。

佛法金湯上

佛法金湯中

四明鴻苞居士屠隆著

或問。經云。若欲懺悔者。端居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大珠和尚曰。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山。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乃釋迦已證如來。尚不能免九惱。何以故爾。
答。日火能消眾罪者。見般若之大勸人不可不脩行如來不能免九惱者。見業力之重戒人不可造罪。如來受報。為世人作榜樣。受猶不受也。是故如來而不免受報。何況凡夫。寧逃定業。如來而不免滅度。何況凡夫。寧免無常。
問。聞聲悟道聲聞人與觀自在同。而大小乘云胡分別。答。聲聞人聞聲而斷集入滅證偏空之理。觀自在聞聲而入流忘所開圓通之門。大小二乘。所以迥別。
問。十二因緣。單為緣覺人說耶。答。有小乘十二因緣。有菩薩十二因緣。小乘悟因緣而滅色入空。所以局於自了。菩薩悟因緣而即色即空。所以弘於普度。
問。天台四教。分藏通別圓。人病其教支離瑣碎。然否。答。道惟一乘。分為四教。為是眾生機器不同。不得不爾柯條分布根本同歸。必言台教云云者。則華嚴三賢十聖。亦屬支離。楞嚴七處八還亦名瑣碎。且智者大師。得悟法華三昧徹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傳佛心印。烏可輕詆也。
問。千經萬卷。一字一句皆有玅理。皆有妙解。狗子無佛性一語。獨不可解。如何。舉揚。答。玅正在不可解。
問。經云。善男子我等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世界。不可思議功德佛說之猶不盡何況餘乘能知也。得無念者。六根無染故。自然得入諸佛知見得如是者即名佛藏。亦名法藏即能。一切佛。一切法。何以故。為無念故。經云。一切諸佛等。皆從此經出。既稱無念。入佛知見。復從何立[泳-永+芝]無念立。無想天滅盡心想亦是無念。如何不得入佛知見。名為外道。
荅。佛言無念。無妄念。正念不灰滅。般若智在故。外道言無想。正念灰滅。無般若智熏觀故。
問。何名般若。答。般若無口眼。無名相無念無無念無為無無為。無淨無無淨。遍一切處不住一切處。不住一切處。遍一切處如大火聚。不泊一物。物物皆然。如大圓鏡不立一像。像像悉現。
問。如何是妄念。答。妄無聖凡。只要念不住。聖念若住。聖念即是妄念。凡念不住。凡念即是正念。所謂妄念。寧。獨外牽塵緣內起塵念。如經所云。雖修空不以空為證。不得作空想。雖修定不以

定為證。不得作定想。雖得淨。不以淨為證。不得作淨想若有所得。即作得想。即是妄念。不名解脫。
或問。大珠和尚曰。此頓門以何為宗。以何為旨 。以何為體。以何為用。答。無念為宗。妄心不起為旨 。以清淨為體。以智為用。
問。既言無念為宗。未審無念者。無何念。答。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問。何名邪念何名正念。答。念有念無。即名邪念。不念有無。即名正念。念善念惡名為邪念。不念善惡。即名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樂等。即名正念。問。云何是正念。答。正念者惟念菩提。問。菩提可得否。答。菩提不可得。問。既不可得云何惟念菩提。答。只如菩提假立名字。實不可得。亦無前後得者。為不可得故。即無有念。只箇無念。是名真念菩提。問。既言以智為用者。云何為智。答。知二性空即是解脫。知二性不空。不得解脫。是名為智。亦名了邪正。亦名識體用。二性空。即是體。知二性空即是解脫。更不生疑。即名為用。言二性空者。不生有無善惡愛憎。名二性空。
昔人問禪師。聞鴉鳴否。曰聞鴉飛去。問聞否曰聞問。鴉鳴故聞。鴉飛去。何故復言聞。答。塵會去。聞性不滅故。人問木殊和尚曰。對一切色像時。即名為見不對色像時。亦名見否。答。見問。對物時有見。不對物時。云何有見。答今言見者。不論對物與不對物。何以故。為見性常故。有物之時即見無物之時亦見也。故知物自有去來。見性無去來也。問。正見物時見中有物否。答。見中不立物。問。正見無物時見中有無物否。答。見中不立無物。
問。定能生慧慧亦能生定否。答。慧之生定。更疾于定之生慧。定之生慧。如定水不波。諸物盡照慧之生定如慧燈一朗。陰怪盡滅。妙喜曰諸方說靜了方悟。我是悟了方靜。未悟時。心識紛飛悟了時。方貼貼地。
問。淨土十六觀。觀欄楯羅網。寶樹樓閣。金沙蓮池。寶地樂華。彌陀大士妙相纓珞種種結想種種熏觀得無礙空觀否。答。眾生想念人世。一切塵緣。悉為心障。此想自多生以來機久根熟。移此想而觀淨土勝妙諸境積久熏心塵緣頓盡。且十六觀者。即觀。即空即假即中。般若中熏原無住著。何礙之有。
問。若說菩提心。不住一切處。亦無住處亦無無住處。心淨時不住于淨心空時不住于空。一切過去未來現在都不住。此時修淨土人。還教住于淨土否。答。若到此時連西方也。不住。問。連西方也不住。莫恐生西方便不成否。答。連西方也不住生西方是等閑。
或問定慧于居士。居士曰汝謂定慧如何。曰泰山崩雷電擊。虎狼逼心屹不動。是定隔壁見一切物。千萬人舉心動念。皆能了知千百世過去未來事。皆能照見是慧曰。汝莫作是念汝若作是念。定慧不

成。早已著魔了。問。如何是定慧。答。一切善惡。悉能分別。是慧於所分別之處。不起愛憎不隨所染是定。
問。受罪眾生。有佛性否。答。有佛性。問。既有佛性。正入地獄時。佛性同入否。答。亦同入。問。既同入。眾生受罪。佛性亦同受罪否。答。佛性雖同眾生入地獄。是眾生受罪。佛性不受問。既同入。因何不受。答。眾生受罪時。佛性已化為識神。是識神受罪。非佛性受罪。問。佛性既已化為識神。如何說佛性同入。答。佛性已化為識神。故識神受罪。識神元是佛性。故佛性同入。譬如梨園扮演帝王者。帝王偶扮罪人。是罪人受罪。非帝王受罪。罪人元是帝王扮。故云帝王同入。受罪元是罪人。故云帝王不受罪。罪人受罪已畢。依舊帝王。地獄識神受罪已畢。依舊佛性。
問。如何是常不離佛。答。心無起滅。對境寂然一切時中。畢竟空寂。即是常不離佛。心若有起滅。念佛佛在口上拜佛佛在膝上覩佛佛在眼上。心若無起滅佛在心中。
問。不思善。不思惡。惡不可思。善如何也不思善既不思。還復思惡耶。答。善且不思何況于惡。一切不思。又非無記。廓然洞然乃證真空。問。一切不思。定是無記。如何又非無記。答。為有廓然洞然意思在。
問。真如之性。為實空為實不空若言不空即是有相。若言空者。即是斷滅。此意云何。答。亦空亦不空。一切法中。絕愛憎取舍諸相。是名亦空。於無相體中。具足恒沙萬法。是名亦不空。於萬法中。絕愛憎取舍。是空而即含不空。萬法具足。而畢竟絕愛憎。去取舍。是不空而即舍空。對空有不空之名。今非空故無不空。對不空有空之名。今非不空。故無空。
問。佛以度盡眾生為本願。一物不度不取正覺。如何眾生至今還度不盡。佛得無成誑語否。答。度盡眾生。是佛真實願。何得為誑眾生為業力所牽。自不能度。眾生度不能盡而佛終不捨度盡眾生心。所以為真實。所以為不誑。
問。佛度眾生心切否。曰切。佛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佛。問。人有求佛而佛不應者。何曰是信不及。問。信矣如何。曰。為是心不專。問。專矣如何。曰。心專亦難說。念頭有淨有穢。是不專有出有入是不專。有定有亂是不專。行道有作有輟是不專。問。畢竟專時如何。曰。畢竟專。畢竟度。問。畢竟度者亦不見幢蓋來臨。曰。佛有密度。有顯度。顯度者幢蓋來臨是。密度者。使汝心開目明是。然臨了到底幢蓋定來。龍華有期。靈山未散。
問。無情是佛否。答。無情是佛者。死人應是如來所謂無情。為無凡情。非無聖情。問。何名聖情。何名凡情。答。無分別是非。於一切境上法上。不著不取。是名聖情。有分別是非於一切境上取

著。是名凡情。無凡情。有聖情。有情亦是無情。不是死人一般無情也。
問。道人何故有神通。凡夫却無。答。真性無礙。便是神通。為形相所碍神通不顯。道人見性故空形相。形相不碍故有神通。非術非恠也。鬼脫軀殼便有五通。故知凡夫無通。定是為形相所礙。
達觀與田叔坐。一狗子在桌下忽去。師問田叔。狗去。桌子去否。田叔無答。余代為答曰。桌子去。師曰。狗能去。桌子是木。安能去。答。佛下自天宮。木佛出來迎。彼木能來。定知此木能去。
問。有人乘舡。舡底刺殺螺蜆為是人受罪。為復舡當罪。曰。俱不受罪。罪從心生。無心何罪。官枉殺人。罪坐官。不坐劊子手。宦有意。劊子手無意也。皂隸笞人。人怨官。不怨皂隸。官有意。皂隸無意也。問。誤殺眾生者未嘗有意得無罪否。曰。佛有禁戒。不得誤殺眾生。不留心禁戒。便自有殺理。烏得無罪。以故殺者以故報。以誤殺者以誤報。
問。佛既普度眾生。願力廣大。乃又有不能度者。何以故。答。大冶洪爐不問金銀銅錫。釵釧簪環。無一不鎔。然不能鎔瓦石。長天朗月。不問江湖河海。溪澗溝渠。無一不暎。然不能暎沙土。
問。釋迦成道。廣化有情。摩登[婬-壬+(工/山)]女。一見證果。獨城東老母。終身不見佛。此時此會。尚爾無緣。更復何時。興起道念。當是此媼。定無佛性底。答。不然世間史無一無佛性底眾生。此媼與釋迦無緣。安知遇他佛時。不便興起道念。問。地獄眾生。正受罪時。能念佛號一聲。得出地獄否。曰。即出。咦。這一聲佛號詎同小可。譬如日輪出空。萬恠陵滅。詔書頒赦。萬罪俱銷。問。審如是者。眾生造罪種種。何不牢記此一聲。到此時用著。答。眾生業重自障。此時決不記得這一聲。譬如人臨睡時作念。我此番睡去。决要作一好夢及至睡去。隨緣夢來。決不是先作念底夢。一窟寐相隔。便不由我作主。何況生死相隔。安能圖此僥倖。惟一向念佛修行人。偶犯地獄罪。正受罪時。舊根發起。一聲佛號。脚下便生蓮華。理則有之。問。生前千聲佛號尚不免地獄。死後一聲佛號何得頓爾脫離。曰。生前千聲佛號。不免地獄者。業力重故。死後一聲佛號。頓爾脫離者。此一聲佛力重故。
問。如來放眉閒白毫相光。見東方萬八千國。是實語否。答。佛性本極廣大包含虛空生大覺中僅如大海一漚何況東方萬八千國有人咲迦老云。汝為淨飯王子。何故說大妄語。如來吐舌。上至髮際。曰。汝曾見有如此舌人。而說妄語者否。蓋如來廣長舌。從不妄語得也。上至髮際特其小小者直滿三千大千世界。問。此語信甚難及。答。眾生謗人。若謗聞一邑則將來舌滿一邑。若謗聞一國則將來舌滿一國。受犁耕之報。豈况如來廣長舌不滿三千大千世界。

問。此邦去淨土十萬億。云胡徃生者彈指可到。答。徃生是佛性。不是色身。豈不彈指可到。如人心識。一動念便想到千萬里外。且眾生心淨則土淨。此土即是淨土蓋惟心淨土。含裹三千大千此娑婆一國豈不即是淨土。心穢則淨土遠於十萬億心淨則近于彈指。故曰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
問。人生有形殼故有箠楚痛苦。死則形殼滅誰為受痛而云有地獄刀劍鑊湯諸苦。答。鞭生人則痛鞭死人則不痛。受痛非形殼也。人死形殼雖滅。神識尚存安得不受痛苦人生有身死後亦有身。問。人死那得復有身。答。汝今日那得有汝身。
問。千聖皆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闡提亦有佛性獨興教大師天台傳佛心印。云。性具惡緣。了修惡。即是性惡。何以故。答。性中元具染淨二緣。淨即是善。染即是惡。就善說則云人人皆有佛性。就惡說。則云修惡性惡。云修惡者。乃名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若不云修惡則是菩提即菩提。涅槃即涅槃矣是故說性善見人可修說性惡見人不可不修。
或謂居士曰。子與宋大儒作對辯佛法。兩廡下冷猪肉喫不成了居士笑曰。長叁人正怕喫猪肉。
居士女死哭而無淚。人問故答。哭者俗諦。無淚者真諦。問。哭有益乎曰。無益閻王不放轉。問。哭有損乎。曰有損。深亡者愛河。
問。畜生與人性命同乎曰同問。人死多則有鬼。猪羊死多無鬼何也。答。人畏人鬼故人有鬼。不畏猪羊鬼故猪羊無鬼。人夜見朽株以為鬼也而病。日見其朽株也而病愈。故知鬼只在人心。問。世間乃無鬼耶。曰。有世間之鬼。由人心之鬼感見。
問。世間有佛否。曰。有問佛多否曰多。問佛如多者人何故不見。曰佛見人人不見佛人障重故。如人見螻蟻螻蟻不。見人。螻蟻障重故嗚呼。人日睹雜色。眼根不淨。故不見佛相日聆雜聲。耳根不淨。故不聞佛音。日馳雜想意根不淨。故不通佛心。一旦清淨。玉毫現前。總來是這箇文喜和尚。終日禮拜文殊文殊不來一朝下來笊籬揮去。
人問。坐禪作佛經論所說。馬祖何故訶坐禪僧。答。只許心坐禪不許身坐禪。心得禪定鬧市都是蒲團。心不得定蒲團却是鬧市。
問淨。曰在穢上得。問寂。曰在喧上得。問佛。曰在凡夫上得。
問。有好道而不求。信佛而不行如何。答。好道而不求還是不好。信佛而不行。還是不信。
問。善人謗佛。惡人讚佛如何。答。善人謗佛謗罪不以善減善因謗而消。惡人讚佛惡罪不以讚減讚佛之功自在。
問。愚人奉佛。智人不奉佛。如何。答。愚人奉佛奉佛之一念是智。智人不奉佛。不奉佛之一念是愚。奉佛愚人。到底成智。不奉

佛智人。到底成愚。誦箒比丘。至愚也。以奉佛故。心契真如而證果。崔司徒學究天人。大智也。以毀佛故禍在眉睫而不知。
問。學道在人。何關機緣。答。學道在人。成道在機緣機緣未至。阿難聽迦老四十九年說法而不悟。機緣已至受迦葉一夜鉗錘而豁然機緣者。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問。修行人怕死是。不怕死是。答。平日要怕死。臨終時要不怕死。平日怕死。修行之心纔切。臨終不怕死。去來之際泰然。平日修行。心中乃有杷柄。杷柄在我。臨終方得逍遙。其怕也乃所以成其不怕。平日只自優游。臨終手脚忙亂。其不怕也乃所以成其怕。
問。人有三魂有諸答。有問。魂一而已云何能分而為三。答。倩女離魂。一魂隨王秀才去。一魂留父母旁。有二則有三。佛成道後千百億化身。只是此魂所轉。凡夫身坐一處心遶四天下一遍。此便是千百億化身底光影。
問。形殼與神識。為是一物。為是兩物。荅。兩物。問。既是兩物。應不相知。云何。形有疾痛。心神便苦。荅。一點神識。落在母胎。成形生出一向與此殼和合久了。只為神認形太實黏做一塊。所以苦痛相關。人死之後。形神已離為和合久故。生前之病鬼猶知痛膠黏故也。譬如骨肉兩人。相處既久。此人疾痛彼人悲苦。亦以膠黏故也。仙人煉神氣清虛便能調神出殼。禪人煉成空觀焚燒形殼。便似枯柴如眾生生前造罪死後罪業隨身。亦只為自家識神知罪。便被縈纏空觀若成罪即解脫。
問。二十五有。俱被這有縈縛流轉生死。佛門三觀應說空門。如何又說有門却不復者於有依舊流浪。答。不然二十五有。為不能空應須說空二乘之人。沉滯于空還須說有二十五有是執有故墮生死。三千有門是大乘圓頓玅有。故趣涅槃。
問。荊溪大師心要有三惑。有三觀有三諦。有三智有三德。何也。答。三惑者。無明塵沙見思。三觀者空假中。三諦者中真俗。三智者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三德者般若德解脫德法身德三惑是病三觀是藥如來為眾生有三惑大病。故設三觀妙藥對治三病空觀治見思病假觀治塵沙病中觀治無明病空觀是真諦泯一切法。假觀是俗諦。立一切法。中觀是中諦統一切法由茲三觀破茲三惑證乎三智成乎三德。因病設藥藥妙病除病既除已藥安所施是皆逆流尋源自然功用非如來藏中造作所得。譬如人身有四百四種病須四百四種藥治豈得謂之支離。
問。華嚴十信十住十行十廻向十地等覺玅覺。答。十住十行十廻向謂之三賢為賢位菩薩十地謂之十聖為聖位菩薩。雖分賢聖皆大乘菩薩也。十信者萬行之先三賢之首也。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等覺謂之一生補處菩薩等于妙覺未達一間。妙覺如來極果

也十信者信佛不疑決定要成佛信心成就便下手修行若信而不修不名為信從凡入聖必以此信為先導十住者謂從信心修行。有所證入便住地不退轉故名十住十行者由十住進修。得證佛道自得己利而利他之行未成。是故隨順眾生廣行饒益作利人功行故名十行十迴向者起大悲心救度眾生迴轉前十行之善向于三處。三處者。一真如實際。是所證。二無上菩提。是所求。三一切眾生是所度。以度人善行迴向此三處圓滿萬行等入法界也。十地者。菩薩修信住行向。證得菩薩果位。謂之地者菩薩證此果。一切佛法。依此發生。如一切草木。依地發生也。住行向是修。是菩薩因位。故名三賢。十地是證。是菩薩果位。故名十聖。等妙二覺是佛位。等覺破一品無明。便入玅覺。以其死一分無明。生一分妙果故云一生補處補處者。補玅覺處也。

問。佛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得。非是二乘人。灰心絕慮。入斷滅見否。答。二乘斷滅。是滅心慮故為偏空如來寂滅。是止滅生死。玅用宛起故為真空。

居士閱唐宣律師傳夫人送供朝夕周旋。嘗問天人以古佛蹟種種。夫人應答如流。服其淹博居士心極喜天人晤言杳然不見後覽經云。二種比丘其一寡淺。持戒誦經。惟通一句。天神贊護其一多聞廣覽經藏天神不贊多聞怒之。天神曰。彼比丘少聞言行相[(厂@((既-无)-日+口))*頁]汝雖能博誦三藏行與經違居士乃矍然自省天神不至。有由然矣。當學慶喜盡掃見聞何如香嚴悉燒文字。

問。何謂依正二報。答。正報者。即五陰之身。眾生隨其所作善惡之業各各感得此身正受其報故名正報。依報者。即世界國土。眾生各各隨其果報之身依之而受報。故名依報。人間一切寒暑祥災。水旱疾病等事。皆是眾生作業感報。亦可名依報。

問。某聞三觀空假中。又聞有三止何也。答。三止。一體真止。謂體達無明顛倒之妄。即是實相之真。心得止寂是名體真止。對空觀。二方便隨緣止謂隨緣歷境。善巧應用。安心不動。心得止寂。是名方便隨緣止。對假觀。三離二邊分別止。謂不分別生死涅槃有無斷常等二邊之相。心得止寂是名離二邊分別止對中觀。問。請問三觀。荅。詳大明三藏法數。觀者。照了之義。三觀即具三諦之法。若觀心空。則一切法皆空。即是真諦。若觀心假。則一切法皆假。即是俗諦。若觀心中。則一切法皆中。即是中諦。此之三觀。全由性發。實匪修成。故於一心宛有三用。所謂一心三觀也。空觀者。離性離相之謂。謂觀一念之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名之為空。由觀一念空故。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以三觀皆能蕩相故也。空蕩見思之相。假蕩塵沙之相。中蕩無明之相。三相皆蕩。即畢竟空。是名空觀。假觀者。無法不備之謂。謂觀一念之

心。具足一切諸法。名之為假。由觀一念假故。一假一切假。無空無中而不假。以三觀皆能立法故也。空立真諦之法。假立俗諦之法中立中諦之法。三法皆立。即為妙假。是名假觀中觀者。即中正。絕二邊對待之謂。謂觀一念之心。非空非假。即空即假。名之謂中。由觀一念中故。一中一切中。無空無假而不中以三觀當處皆能絕待故也。言空則空外無法。言假則假外無法言中則中外無法。三皆絕待即為圓中是名中觀。問。請問三諦。荅。按三藏法數。諦者諦審也。謂諦審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是真諦。即假是俗諦。即中是中諦。此三隔歷即是次第三諦。三一無碍即是圓融三諦。真諦者真即真空泯一切法之謂也。蓋諸法本空眾生不了執之為實而生妄見。若以空觀蕩之則實情自忘。情忘自能離於諸相。諸相若離則真空之理自然諦了。故名真諦。俗諦者俗即世俗。立一切法之謂也。諸法雖即本空。皆不可得若以假觀照之。則知性具諸法歷歷宛然世俗之用。自然諦了。故名俗諦。中諦者中即中正統一切法之謂也。諸法本來不離二邊。不即二邊若以中觀觀之。則知諸法非真非俗即真即俗。清淨洞徹。圓融無碍之理。自然諦了。故名中諦。

佛法金湯錄卷中

佛法金湯下

四明鴻苞居士屠隆著

問。悉達太子。四門遊觀。見生老病死。因而出家。雪山苦行六年。成道度世。為實為權。願聞其說。荅。悉達干過去世。已悟無常。證位菩薩豈待四門偶見始悟諸苦。道品久證豈待雪山苦行然後成功。皆是開權起教。為世人榜樣也。蓋乘願力而來。普度群生者歟。

問。佛法戒于貢高我慢。乃啟口容聲。自稱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自稱如來。自稱十號。何以故。答。如來之法。或以表德。或以揚教。表德應須謙冲。揚教不妨直任。且戒于貢高我慢者。學人之事。非如來之事也。學人有憍慢之根。故當禁戒。如來斷增上之念。直道宣揚。地位遼絕也。

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輪廻流轉中。人為旁生。旁生為人。旁生既是人流轉云何旁生無知。神識與人迥別。答。神識昏迷。總緣業障凡夫比得道人。則凡夫業重故昏旁生比人。則旁生業更重故更昏。及至解脫。與人一般。

問。十二因緣。荅。無明等展轉感果。分為三世因果。無明與行二者。是過去之因識與名色六入觸受五者。是現在胎中五陰身果。愛取有三者。是現在之因。生老死。是未來之果。由過去世無明與行為因感現在世識乃至受五者為果。由現在果。起愛取有三者。為現在之因。感未來世生老死三者之果展轉感果為因互相。由藉為緣。三世循環相續無間斷也。無明者。謂過去世煩惱之惑覆蓋本性。無所明了。緣此無明。造作身口一切善惡行業。是名為行。由過去惑業相牽。致令阿賴耶識投入母胎。與父母神氣和合為胎藏種子。是名識。由此神識作種。於是有心。未成形質。但有心之名目。是為名。由此漸成色身。諸根未具。具凝滑肉團是為色由此名色。六根漸具則能入諸塵。是為六入。由六根成就。十月滿足身根出胎。雖未能便了知一切苦樂。六根漸漸與六塵感觸。是名為觸。由六塵觸對六根。便能領納前境好惡等事。是名為受由頌受以後。便于種種勝妙聲色[婬-壬+(工/山)]慾等境。生起貪愛是名為愛。由此貪愛慾心轉盛於五塵境。奔走馳求。是名為取。由此求取塵境。起善惡業。積集牽引生三有生死。是名為有。由現世善惡有。業感後世還。于六道四生中受生。是名為生。由此受生。即有變壞。是名為。老死。三世因緣。流轉如此。今稟佛教。以觀智照之。一滅俱滅。頓出三界生死。

問。何謂二空。荅。一人空。凡夫妄計五蘊是我。強立主宰。引生煩惱。造種種業。佛為破此計故說五蘊無我二乘悟之入無我理。是名人空。二法空。二乘但悟人空。未達法空。猶執五蘊之法實有。佛為破此執故。說般若深慧。徹見五蘊自性皆空菩薩悟之。入法空理。是名法空。問。何謂法性法相。荅。龍樹菩薩作大莊嚴大智度等論。明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闡提等。皆當作佛。是為法性宗。無著天親菩薩。夜昇覩史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等論。專弘八識一切法相。是為法相宗。問。何謂見惑思惑塵沙惑無明惑。荅。分別曰見。謂意根對法塵非理分別起諸邪見。計斷計常。乃至有無諸見。共有八十八使。一身見。二邊見。三見取。四戒取。五邪見。此五者名為利使。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五者名為鈍使。此十使歷三界四諦下增減不同成八十八。總名見惑。貪愛曰思。謂五根對五塵貪愛染著。迷而不覺。貪瞋癡慢等。略約三界有八十一品。於諸境現在則戀。過去則思。名為思惑。惑暗之境。如塵若沙。不勝煩細。名塵沙惑。無明惑者。謂於一切法。無所明了。謂之無明。見思塵沙。二乘人與大乘菩薩同斷無明則惟菩薩能斷。二乘尚不聞無明名字。況復伏斷。故永嘉大師云。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三藏即二乘人。四住即見思惑四住者欲愛住地。色愛住地。無色愛住地。見一切處住地。言此惑住地而不去也。問。何謂現量比量。荅。量者量度之義。現者顯現之義。謂如五根之識。對顯現五塵之境。量度其法。不相差謬是名現量。比者比類之義。謂借物比類而知。如遠見烟。知彼有火。比弩知弓。比獐知鹿之類。是名比量。

問。晦翁云。心要思量分別此是心之本事。一切事理。必須思量分別然後得當。子乃訶之。何故。答。如來徵阿難心目所在。阿難答以目在外而心在內。及如來徵其心不在內。又計之在外。如是展轉窮逐徵詰。至于無所著處。使其妄心。無所依止。蓋由阿難不知妙淨明心。徧一切處。無在無不在。而妄認塵緣分別影事。以為心相。如來欲破其妄想緣心。顯其妙淨明體故七處徵之。令其情竭意窮。真心自現。今晦翁所云。正是塵緣分別妄心。萬刼生死根本。殊不知以妄心思量分別。祇益迷倒。悟得玅明真心。則不思量而思量。不分別。而分別。一真寂照。萬法洞然。宋儒所認。多是三生石上精魂。可惜也。

問。何謂九識。答。一眼識。眼根屬見能見者是眼識。二耳識。耳根屬聽能聽者是耳識。三鼻識。鼻根屬齅。能齅者是鼻識。四舌識。舌根屬嘗味。能嘗者是舌識。五身識。身根屬觸。能覺觸者是身識。六意識。意根屬分別。能分別者是意識。七末那識。梵語末那。華言意。此識本無定體。即第八識之染分。能以六根之塵。送

入內意。又名傳送識。八阿賴耶識。梵語阿賴耶。華言藏識。此識能含藏染淨二種法。若明鏡能含一切好醜像。若藏染分。大地火坑。若藏淨分。蓮臺華藏。九菴摩羅識。梵語菴摩羅華言白淨。即如來清淨本然。玅明心識也。
問。梵天脩梵行。梵行者。淨行也。此行與如來白淨行業同。何故只得生天。答。為不得般若智。薰觀。止脩淨行。止得生天。
居士見一比丘乞食貧家。旁有大富室。居士曰。師何不乞富室而乞貧家。答曰。貧道不知其貧家。居士曰。此是無記性。比丘曰。貧道記得不擇貧富。其心平等。故非無記性。
問。阿難被摩登伽女。攝入[婬-壬+(工/山)]室[婬-壬+(工/山)]躬拊摩。將毀戒體。如何。答。是摩登[婬-壬+(工/山)]心熾盛。將欲毀阿難戒體。非阿難將自毀其戒體。阿難縱未徹悟。業已是初果人。親事如來。戒德堅固。何容易便毀。止是摩登心將欲如此耳。阿難被攝後。種種迷情。未必都是實境。總來世尊要說出一部楞嚴。作人天耳目。借阿難權說。後學便認阿難是恁地不濟人。近癡人前。不可說夢即如調達謗佛。入阿鼻地獄。未必調達實。是闡提。地獄寔是苦報。總來權設。安知調達不是大菩薩化身。要顯如來不免有謗。謗佛不免地獄也。問。何以知之。荅。觀人問調達地獄中苦否。對云。三禪天樂不過如此若真受極苦報。世間那有此硬牙根人。要知佛之心境。大都不可思議。
問。一二十年。深山習靜。如何心地尚不得靜。答。靜中境像。須從動處試得過纔是。猫狗坐臥籬落下。何等安靜掉下一片骨頭。即時忙亂。從一切美境歷過。方表不貪。從一切惡境歷過。方表不瞋。於一切不貪不瞋處。不生留碍。方表不癡。未了實相。習靜深山。無有是處。問。古德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如何解。答。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假如虛空是人心悔昧所成。大地是人心執情所結。一人悟得真心。則虛空盡皆消隕無復頑虛。大地悉化真如。豈有寸土。
問。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盡皆消隕自有佛法以來。豈無有一人發真歸元者。虛空宛然不見消隕。何也。答。一人發真歸元。虛空自應消隕。千萬人尚在迷昧。虛空得不宛然。今夫水一也。天見是瑠璃。餓鬼見是膿血虛空一也。悟人自是消隕。迷人自是虛空。
問。何以明其然。答。今夫虛空。空也。至人蹈之而升。凡夫虛空。彼不虛空也。石壁至堅也。至人穿之而過。凡夫大地。彼不大地也。
問。中國使者至西域。西域國王問中國土風。使者盛言中國山川風俗。衣冠文物之美。西域國王曰。願我命終徃生中國。西方之人。既願徃生中國。中國之人。乃又願徃生西方。何也。答。此全不知

西方之說也。西方淨土。乃彌陀極樂之國。勝妙莊嚴。西域印度乃南贍部洲之西。未免垢穢西域願生中國。乃從凡而慕凡。世人願生淨土乃從凡而慕聖。不同如此。東方距西域。不過八萬四千。東方距淨土十萬億遠。六祖亦云八萬四千則亦誤以西方淨土為西域矣。六祖云東方人造罪。願徃西方。西方人造罪更將何徃。亦是指西域人。言耳。若蓮華九品之方。彌陀說法之國豈復造罪。何待他徃當知六祖此言。是戒世人勿輕造罪。非掃西方公據也。

問。如來正定。故能生慧。狐狸邪定。亦能通神。何也。荅。此見心靈玅故。如來之定以正故能生慧狐狸之邪。以定故亦能通神。所謂制之一處無事不辨。正定生慧慧以見性而超。邪定通神。神以濟惡而墮。

問。菩薩布施。捨頭目腦髓。捨訖終以無恙。故可布施。今人若捨。必致傷生。此等大布施。惟菩薩可行。今人難學。答。今人所以不能學者以戀此形骸故。若能決定捨此形骸便可作是布施。即决捨形骸一念。便是菩薩之心。合菩薩之心。便是壞而不壞。若以不壞心捨施。便非菩薩。若真亡身為法。壞亦何妨。

居士娑羅園東偏。一至戚寓居焉。夏月居士日手一編。乘凉風梧樹下。寓居老媼。日怒罵家人時哭時詈晝夜不絕。花開草榮。風生。月上與此媼了不相關。居士以園為清都。此媼以園為火宅因悟同一娑婆世界也心穢即是穢邦。心淨即是淨土。

問。此媼哭詈。居士聞否。答曰。聞。問。厭惡否。荅曰。不厭惡。問。既聞矣。云何得不厭惡。答。聞者吾性不離境故。不厭惡者亦吾性。不隨境故。聞而厭惡。即非道人。如其不聞。乃同木石。

一搢紳笑居士。長叅曰。子聰明人。作餬塗事。居士笑曰。予事事餬塗。只長叅一事聰明。君以我聰明事為餬塗。則將以我餬塗事為聰明耶。搢紳曰。舉世肉食子獨長叅。寧是舉世皆餬塗。子獨聰明乎。居士曰。不狂人以狂人為狂。狂人亦以不狂人為狂。仰世界人以覆世界人為倒。覆世界人亦以仰世界人為倒。夫見亦何常之有。

問。旁生有前世六親。當來諸佛果如是言。則旁生斷不可殺食矣。然何以。明其然。答。善哉問也。人生以百年為率。一世百年。則有一世六親。十世千年則有十世六親百世萬年則有百世六親。種種六親。皆不能無業。墮在旁生。因緣會遇殺而食之。彼此昏迷不能相照。豈不哀哉。昔戒闍黎見人騎一驢。戲謂之曰。兒騎阿爺。騎驢者怒驢忽作人言罵其子而求度戒公戒公度之。立生忉利。又有一人。痛鞭其馬。馬忽作人言我是汝母何苦鞭我。嗚呼。凡夫騎父。不知是父。鞭母不知是母。殺食眾生。安知無六親在。佛弟子問釋迦。世尊。徃昔曾墮三塗否。世尊曰。吾未成佛以前。地獄不知幾

無論。論為餓鬼。餓鬼不知幾無論。論為畜生。雜色畜生不可筭數。論為狗。雜色狗不可筭數。論為白色狗。所積之骨。高等須彌矣。由此言之。世尊當在旁生時殺而食之者。又何可筭數。皆殺食當來佛子也。此就其特甚二事論耳。不必六親。不必諸佛。但與我為一體同類。相賊相戕。永斷慈悲。永沉苦報。能無凜凜也。

問。先世帝王。始為庖宰漁獵者。首倡殺生肉食之事。罪業如何。答。此須觀其意根。眾生多劫以來殺業深重。冤對酬償。必不可免。若菩薩應權本無利食眾生之心。直為眾生了酬償之債始為此法。何罪之有。若以利食眾生血肉故。而立法。則眾生縱然應殺殺生之罪難逃。

問。佛法視眾生。悉如一子。自不食其肉。作如是想已。然而見肉還復垂涎。視美人悉如死尸。自不貪其色。作如是想已。然而見色還復愛著何也。荅。食眾生肉。多生以來。如是食根熟故。今生作一子想此想未熟故。貪美人色。多生以來。如是貪根熟故。今生作死尸想。此想未熟故。生者令[孰/火]熟者漸生是故持戒當堅。戒堅想熟。

問。世人亦有生而不食肉不貪色者何故。荅。此從多生或熏想或持戒來。宿根既熟。夫豈偶然。

問。世人亦有彼好甚淡。此嗜獨深者。淡者省力深者難除。何故。答。淡者由多生曾熏想持戒得力故。深者由多生不熏想持戒。或熏戒而不得力故。如來謂之習氣。習淡者如[瓜-、][孰/火]而蒂自落。習深者。如藕斷而絲猶牽。瓜熟蒂落如四門生老病死。釋迦一見而了悟是也。藕斷絲牽。如聽樂聞箏。阿難迦葉。悟後。而猶愛是也。

問。如來萬劫不壞。三界獨尊。含靈蠢動誰不依歸。凡聖賢愚。誰不信奉。惟闡提大惡。敢於謗毀。宋儒皆賢人君子也。何故謗佛。荅。彼局於教而限於識也。夷齊賢矣。不取湯武晏嬰智。矣不知仲尼。以仲尼而贊老子猶龍。仲尼不局於教矣。以太公而知夷齊義士。太公不限於識矣。

問。人心一耳。何故分為九識。荅。心一而已。隨染淨二緣故分為九。九識分別。摠屬一心。譬之海分支流只是一海。木分眾幹。只是一木。問。智者智慧。識者識神。智是如來覺性。識是凡夫迷情。智是涅槃妙心。識是生死根本。八種識皆識也。第九菴摩羅是白淨識。白淨應云智。何故亦云識。答。白淨是智。以其從染分過來故亦云識。

問。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裂身體何。故得不痛苦。荅。一從空觀成。一從忍力就。空觀成。則四大等於枯柴。忍力就。則心王堅於金鋌。枯柴一任焚燒金鐵何妨砍割。

問。同一旁生也。有死生朝暮。有壽命千齡。有沉滯污泥。有飛騰霄漢。有酷嗜臭穢。有尋逐馨香。有偏食葷腥。有單需芻草。種種不同。何以故爾。答。眾生果報。各隨業因。如影附。形如芽發種。死生朝莫。殺業重故。壽命千齡。造業而獨不殺或別作。長壽因故。沉滯污泥。性昏沉故。飛騰霄漢。性飄揚而造業故。酷嗜臭穢作穢業故。尋逐馨香。性好香而造業故。偏食葷腥。宿耽肉食故。單需芻艸。宿戒葷腥而多作他業故。又或宿世肉食過多罰令草食故。是故主宰因果者不漏不錯。亦是眾生業報自然無煩主者。尚有多種。不能悉述。

問。五戒十善。方得人道故。應全享樂趣。何多眾苦。娑婆世界。謂之五濁惡世。既称濁惡。故應全受苦報。何復多眾樂。荅。生人道中者。為善惡均作。故苦樂均受。生天道者。純善無惡故。純樂無苦。生三途者。純惡無善故。純苦無樂。善惡苦樂均等。惟人道為然。

問。諸天諸仙至樂趣。三途至苦趣。俱不能脩行成佛。能修行成佛者。惟人道耳。此何以故。荅。天仙方耽樂趣。無假成佛。三途方受苦報。不許修行。成佛機緣。正在人道雖有業在。不障熏修。然亦有不可執一論者。感生天仙。宿帶佛根者雖在樂趣而正念宛然不忘修佛感生三途曾作佛事。而以造罪。受報者正受罪報。而佛種發現。立可脫離。是故韋將軍雖生天中。不受五慾。累世以童真。而作佛事。昭明太子。妄分經典。墮在泥犁。後卒以信心而感蓮華。

問。西方淨土有男無女無罪業。故不退轉。梵天亦有男無女無罪業。何故不免墮落。荅。淨土人。入佛知見悟明玅心。梵天人。不聞般若單修淨行。妙心本自無生。所以不退淨行還同有漏。報盡應來。雖然如來說天人不能成佛。為是禁戒人。務求作佛。勿希生天耳。天人之中。豈無宿有佛根。具佛知見者。彼憑淨業了悟非難。即如十地中菩薩。來權天主。皆已入佛乘人也。無泥佛語輕視天人。以取罪戾。問。仙人性命雙脩。形神俱玅。長生不死。與天無極。云何不及佛氏。答。性命雙修。多雙修二字。形神俱妙。多俱玅二字。長生不死。多長生二字。般若智中。都無此住著。所以超然出三界獨尊。歷萬刼不壞。

問。仙與佛。畢竟何處不同。答。僊煉精化炁煉氣化神。煉神還虛。雖說還虛。到底猶有形神在。佛單了一性便自超然。問。仙人成佛。不如入道。然否。答。是不必然。世人穢濁淨行難成。仙道清虛佛智易朗。仙人廻心大覺如菜作蘆。謂仙人不得作佛。閻黎罵羽士之言也。不聞。洞賓頓捨金丹。紫陽化收舍利乎。

問。中印度烈士行法持一夕不語。夢人責以不語遂為所殺。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追惟禁戒。終以嘿然。忽生一子。其妻曰汝今不

語。即殺此兒舉刀向之因急止之不覺語發甚矣愛河之難斷也。然子被殺而不言殘忍太甚。道人何必忍心。然後證道。答。世間法1鍾情子死不[(厂@((既-无)-日+口))*頁]。乃名殘忍。出世間法忘情。子死不[(厂@((既-无)-日+口))*頁]。乃斷愛河。美惡諸境。行法感現。固是虛緣。非關實境。學道之人。自應照破。寂定得力所以貴照。夢不能持。持之未堅。亦照未徹。

問。王敏仲亡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有邪見師教之曰。不殺不放。付之無心。為玅。不必著相放生。敏仲生疑。以問法華禪師。師厲擊叱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著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個苦眾生。汝急懺悔邪見之罪。師所訶空見如此。至菩薩所證。有人法二空。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亦是空見。得無邪乎。荅。邪師所謂空。乃無記性。豁達空。菩薩居士所云空。乃空妄心。不空真理。

居士與無用禪師譚禪禪師印可。居士曰。能說不能行。總是虛見。禪師曰。行得到先須見得到見而不行。是為有目無足。見乃虛見。行而不見。是為有足無目行路恐著行。解相應。入道如箭。

問。世間淨穢。是心是境。答。境無淨穢。淨穢惟心。唐僧元曉。夜宿塚閒。渴甚引手掬於坐旁得水甘凉。明日見之髑髏也。欲嘔。夫髑髏一耳。心作甘凉想。則甘凉。心作髑髏想則欲嘔。故云心淨則土淨。心穢則土穢。

問。世尊說法四十九年。阿難承事日久。當世尊住世。阿難乃不得悟。世尊滅度之後。迦葉擯之。乃始證道。何也。荅。木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然燈佛之於釋迦。但授記成佛而已。實無有法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謂信根成[孰/火]當自開悟。故曰。若要佛度我除非我度我。

問。如來之身。丈六猶云劣應。大至遍滿沙界是事難信。荅。佛身即法性也。法性無邊。自應佛身無量。修羅立於海中深不沒膝。罪人在于地獄。充滿鐵圍。彼業報之身如此。福報之身可知。

或謂居士。曰。吾頃夜哭亡者。方哭而忽生怖心。幾至狂惑何也。答。此死人哭死人。鬼畏鬼也。人有旦哭他人。晚為人哭。晚在人世。旦入鬼錄。是我自哭我。我自畏我。誠知其然。下手速脩。

問。速脩便可免死乎。答。如來不免滅度。何為免死。死免三途。杷柄在我。問。修行便得免三途乎。答。真心力修。無有不免。求决定免者。當求生淨土。

問。今人誰不知必死。無一得免者。乃徃徃在晷刻之中。作千年之調。何也。答。此由多生流轉以來。結習根深。情緣染重。是故貴于時時提醒。念念增明。修行人所以作白骨觀。此觀一[孰/火]。貪生惡死念頭自輕。

問。求生淨土。有何妙法。答。都無妙法。只在心專。問。心專如何便得徃生。答。古人十年拜河。河神出現。十年拜枯樹。枯樹生花。皆成仙道。專心求佛。淨土豈有不生。問。如何心便得專。答。如人入牢獄者。無一念一[刻-人+く]不思出獄。墜深井者。無一念一[刻-人+く]。而恊出井。求生淨土。心得如此兩種人。何患不徃。問。彼坐牢獄墜深井者。求出之心。自然專切。世間蕭散之人。安得作如是想。答。嗚呼。三界皆牢獄。五濁盡阬塹。步步近死。何異法塲。深深墮落。何異窨井。一細思之。安得不速求脫離。

問。孔孟師世淑人。正其衣冠。端其軌範。乃足為師表菩薩應化。徃徃邋遢佯狂。儀軌安在。儒佛邪正。應以此分。答。儒世間法。自宜端軌。佛出世間法。不妨佯狂。儒者之極。大而化之之謂聖。佛氏之極。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佛之佯狂。為瞞肉眼。和光混迹。密度有緣。若使人人知為聖人。則剎那住世不得。寒拾一豐千饒舌。立隱石壁逝矣。

問。覺長老因偶動念史浩富貴。數十年蒲團工夫。一旦盡癈墮落為浩子彌遠一念小差耳。而富貴權謀。遂至極熾何也。答。一線之泉。能成巨浸。一星之火。能燒高山。數十年蒲團。如弓弩之持滿誤而一發遂不可當也。問。彌遠墮落三途必矣數十年蒲團工夫尚在否。答。三途苦報受盡。善根尚在。有時會發當其發時。必有明師扳濟。所以說。破戒之僧。猶勝外道。

問。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嘿然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當時並不曾開口。外道從何得甚道理。答。故知授受有不在言語者。當春光初到。梅英已綻。柳條忽青。誰有語言。報知梅柳。

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却與釋迦作。經阿難結集。大相矛盾。能無得罪迦老。答。並不得罪。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世尊當時已有此公案。是故當知初祖是迦老遣來底。問。何故佛祖既立文字。又要掃他居士張目。不答。其人點頭去。

問。迦文雪山六年。蘆芽穿膝備歷苦行。乃至成佛。婆修盤頭。一食不臥。偏修梵行。闍夜多尊者乃訶之曰。此人與道遠矣。設苦行歷于塵刼皆虛妄之本也。由闍夜之言然則迦老非耶。答。道在見性。性地若明。則苦行皆成道之助。設執苦行以求道則歷刼為虛妄之本。問。馬祖坐禪。與達磨面壁耳。南嶽何故呵祖云。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答。達磨面壁體寂而智圓。馬祖初時坐禪沉空。而執相所以不同。

問。初祖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心要靈通乃成種智。若如墻壁。一物不通盡成阻礙。何以入道。答。古德談道。有自玲瓏能通萬法者言。有自堅定不入一塵者言。玲瓏能通萬法。則云心如瑠璃。堅定不入一塵。則云心如墻壁。

問。六祖聞金剛經一句云。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豁然大悟。此一句如何。答。此真空妙有法性。初祖之於慧可。心方紛動。常恐未息諸緣。纔息諸緣便懼又成斷滅。息諸緣。是無所住。不斷滅。是生其心。無住是真空。生心是玅有。六祖悟此更復何事。

問。有僧問馬祖為甚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曰非心非佛。即心即佛。乃是至言妙理。如何作黃葉。權止兒啼實義安在。答。祖師為恐人心外求佛。又恐人將心佛分作二樣。故云。即心即佛。又恐人執著心佛二相故又云非心非佛。若說到一相不住。則即心即佛。心佛二字。亦是權說。故般若如大火聚。一物都住不得。

問。學道得神通。是得道之驗豈可揮斥。答。學道而得神通。是得道之驗。慕神通而學道。是著魔之因。神僧躡波自渡若履平地。黃檗不能反欲斫僧脛。罵他自了漢。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故知學道不在神通。仰山云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

問。人間四百年。天宮為一晝夜其義何如。答。此各隨福業。以分脩短。蜉蝣虫朝生暮死。世人之一晝夜。是此虫之百年。

一道人山中坐得神通。知未來事。向雲棲和尚印證被雲棲掃却。

問。莫是此老自沒神通。故掃道人遮護己短。答。從神通不如他也定勝他。昔有梵僧。從空而至來叅仰山山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山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山曰何太遲。曰。遊山玩水。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梵僧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山作禮乘空而去。一日又有僧來作禮。師不[(厂@((既-无)-日+口))*頁]。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山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于地上畫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問之。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西天神僧。兩度來作禮仰山。故知雲棲定非凡情所測。

問。文殊菩薩謂文喜和尚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學人固不必受戒耶。答。學人受戒者須遣執心。執心若未忘。必須受戒。受戒

為學人設。大圓悟人。何戒何不戒。未圓悟而輒云不受戒。是未卯而求時夜也。
問。從古禪宗人。或一棒。或一喝。或掌面。或蹈胸。或拖在地。或扼在水。或說一句沒巴鼻底話。或單竪一拂。伸一指便豁然大悟。此領何意得何傳。答。此由學人機[孰/火]緣到。一點即化所以領會。正不在此等作勢伎倆。此兩人別有機關密入處。旁人怎叅得透啞謎是他自猜不必強作理會。理會得越有理越老越近越遠。假如韶國師歷叅五十四位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清涼師。一見深器之。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眼曰。是曹溪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國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疑滯。渙若氷釋。法眼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國師遍參五十四善知識不悟。至法眼一見豁然。此曹谿一滴水語。不過述問僧前句。有何大發明。且此一句。五十四師。豈獨少此。良以國師參訪既多。心珠應朗機緣時節。適在清涼耳。正不在此一句也。如一棒一喝而悟者。亦何嘗假此一句。問。韶國師遍叅歷訪。機緣到時。故應得悟。六祖樵夫。何曾叅訪。一聞而悟。何也。答。此良由宿生根[孰/火]也。何處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
法眼問永明禪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現覩金銀合沓。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永明曰。好個人路不省其意。居士試為解之。答。此是密印。吾為顯說隔壁聞釵釧聲。心入故破戒。合沓駢闐心不入。則不破戒。
問。寶塔紹巖禪師問大眾曰。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談笑時。凝然杜嘿時。叅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玩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據此師所說何者為心。答。非魔魅所攝。亦不離魔魅所攝。非外道所計亦不離外道所計。
問。瑞鹿遇安禪師。嘗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破句讀聖經如何得悟。荅。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佛理忘句讀。要知此老悟處。亦不在楞嚴。問。不在楞嚴從何得悟。答。多少依句讀楞嚴人不曾得悟。
問。楞嚴經八還辨見。明還日輪。日還何處居士不。答。旁一人云。何不對日還虛空。居士笑曰。人出烟鎖池塘柳。試一神童。神童無對。旁一人對曰。日烘苑囿桃。居士笑曰。還是無對者乃神童。

問。古德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如何。答。凡情盡時。聖解即露。原來聖解。即是凡情。離波求水。水復安在。東林萬菴禪師曰。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
問。達磨面壁忒煞凄凉。華嚴道場。極大富貴。此如何會。答。有則萬法俱來。無時一絲不掛。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骨肉既還父母。用甚麼為身。答。海漚去後。自有全潮。
問。心苦雜亂奈何。答。古德云。清珠投于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
問。如何得臨終一心不亂。答。古德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散乱。今之人。念念在散乱臨終安得定慧。
問。佛法久參不透柰何。答。黃龍禪師。謂泐潭草堂清禪師云。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草堂于是盡屏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久叅不透。幸有前人樣子可學。
問。將蚯蚓斬斷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那一頭。荅。那一頭不是佛性。問。倩女離魂。那一處是真身。答。那一處不是真身。
問。性空妙普菴主曰。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自在逍遙。逢人則喜。見佛。不拜。既見佛。為甚麼不拜。答。雲門還要一棒打殺釋迦。丹霞還燒木佛。世間自有此一等莽男子。且放他乱做。姑蕘劉鳳著玄覽篇。談天文曰。夫天元氣也。浩然而已。無他物焉。釋氏所謂三十三天者妄哉。鳳稱博學其識如此。如鳳說。列聖明王制為郊天之禮。皆虛文也。鳳敢蔑上帝為無有。又何為而從方士學仙。對餘津津譚冲舉事也。後又引天有六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又何云無他物焉。鳳蓋信手抄舊文。都無斟酌者耶。
問。文殊叅維摩如何。答。藝壓當行。問永嘉參六祖如何。答。碁逢敵手。
問。如何是明心。答。風折蛟水千片斷。氣衝魚鑰九關開。問。如何是見性。答。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問。緣起時如何。答。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問。古來大英雄。乘時致身。掌握天下。撐拄乾坤。流慶子孫垂芳竹帛。良亦快意。何必瑣尾拘剪。作苦行頭陀。答。齊桓公生能。九合諸侯死不能照管七尺蜀孔明之智。能籠絡群雄。其見不能預卜生死。虫流於戶。不勝郎當星隕於營。寧延晷[刻-人+く]。每想王

侯將相。白楊黃土珠襦玉柙。時總一塲扯淡。何如三家村裏黃面道人。預告化期端坐委蛻顏色如生異香滿室。
問。解與悟如何分別。答。解從文字聞見中得。悟從性地開朗中生。解自外而入。悟自內而出。解如爝火之光。悟如日月之光。
問。師子尊者。負罽賓之債。悟達國師。欠晁錯之冤。均之定業也。迦諾迦能以功德水洗滌宿冤師子不能以菩提力。自免業報。何也。答。菩薩作用機感不同。有時以因果為戒。則不難出其身。以為受報之榜樣。有時以普度為願。則不難救一人。以起懺罪之因緣。所謂不能消定業。戒人之犯罪也。如諾迦之救悟達。則定亦不定也。萬古懺罪緣起。在此一公案故定業不定權教也。不然。金鎗馬麥。如來不能自免諾迦安能免悟達也。
問。佛家有禪宗。有教宗有律宗。如何分別。答。習定久參。豁然了悟法。法皆通。謂之禪宗。制為經律論三藏法師曉暢法門。登壇講說。令眾開解。謂之教宗。設為禁戒儀軌。令學人持守。不敢毀犯。謂之律宗。教是入佛之門戶。禪是入佛之閫奧。教是生解。禪是生悟。必先解而後得悟禪不取教。是自杜其入門。教不知禪。終不入其室奧。乃至律者。則慎攝威儀培養定慧。禪與教之所兼資也。自釋迦拈花達磨面壁。以至南嶽百丈黃蘗青原雲門臨濟溈仰曹洞。皆禪門人也。自阿難總持。迦葉結集。馬鳴龍樹無著天親諸師著論。天台衍教章安結集。法智慈雲嗣法。皆教門人也。自如來制為沙弥比丘菩薩諸戒。舍那面授妙海親聞梵網譯于什師受戒遍于義學以至晉之慧遠。唐之宣律師。皆律門人也。要之三事。互用兼資原無分別。
問。夜叉羅剎修羅毒龍之輩。或抗衡天帝四王諸將。不能輒際。或食噉眾生。嶽瀆神靈。不能擒制。遇戒德沙門。則擎拳拱手。何也。答。此見惡趣眾生。皆有佛性也。若無佛性。則既抗衡天帝。蔑視神靈而又何有于一孤僧也。
問。純陽飛劍斬黃龍劍不能入。遂擲劍歸依。當時純陽便有殺黃龍心否。答。不然。純陽當時不過試黃龍道力何如耳。豈便操此惡念。問。唐時六宮內使吳元卿。御園花發。賞既移時。忽聞空中神語云。此開謝無常之物甚能損人道心。仁者何為好之。元鄉遂感悟祝髮出家證阿羅漢果。古之比丘。乃有見桃花悟道者。花一耳。或以之損道心。或以之悟道。何也。答。損者損以無常。悟者亦悟其無常。
居士一日覽釋迦記。喟然發歎。人問。何歎也。答曰。釋迦一見生老病死。即捨諸緣而入道。吾見生老病死五十九年。尚有所不能捨。人之智愚賢不肖。相遠一至此哉。

問。學道有魔如何。答。邪心動處。即是群魔。汝本自魔。誰能魔汝魔即非魔魔即法界。回頭四果。却是摩登。
問。煩惱即菩提。煩惱不斷。焉得證菩提。答。斷煩惱。得菩提。是二乘人。不斷煩惱得菩提是為大乘。斷煩惱取菩提。是離波求水。不斷煩惱。取菩提。是即波即水。離波安得有水離煩惱安得有菩提。
問。佛法無人我無冤親。謂之平等。佛以此教人。必能身體力行。有可拈出作榜樣否。答。憍陳如世世與世尊為讐。世尊成道首度此人。此是冤親平等釋迦住娑婆世界作本師教主却讚阿弥陀佛勸人徃生淨土。文殊為七佛之師。却讚觀世音所證聞熏聞脩。金剛三昧。耳根圓通取為第一。此是人我平等。
居士祭黃白仲文云。我若藉兄寵靈得證道果。當首度上海君呂玉繩信不及。笑曰。君此言過矣。居士曰。不過釋迦首度憍陳如。
居士家飯熟人至便餐或訝之。居士曰物各有主此細人之言。天生五穀。撞著便飡。何分爾我。人只為太生分別。所以長夜漫漫流浪生死。
問。菩薩度脫眾生。徃徃。一言點化。借令我輩將此一言去。點化眾生。眾生未必度脫。何也。答。言語點化。全伏菩薩道力冥加。此一言出菩薩口。便是醍醐。出凡人口。便是常味。古有竪拂子而悟。吹布毛而醒者。正不在言句也。西天大耳三藏法師。自云得他心通。唐肅宗命忠國師試驗。忠問。汝得他心通耶。藏曰。不敢。忠云。汝道老僧心。即今在甚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船。忠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忠第三問。藏良久。罔知去處。忠叱云這野孤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三藏無對。古德又有被土神先報。為鬼神所窺。天人送供。為藏心不密者。何也。答。學道之人。取怕念起。念頭纔起。鬼神即知。忠國師兩度被王藏覷破者。以念起也。取後茫然者。以無念也。瞥興一念則鬼神已報他人。念泯全無則天人莫覓其處。
問。佛家千經萬論。諸師語錄如麻。畢竟有脩行最喫緊可拈出者否。答。聖賢言語。句句慈航豈容分別料揀吾嘗取高峰示眾一段話。似為學人喫緊曰。尋常教人做工夫。看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公案。看時須是發大疑情。世間一切萬法。總歸一法。畢竟歸在何處。向行住坐臥處。著衣吃飯處。屙屎放尿處抖擻精神。急下手脚。但恁麼疑。畢竟一歸何處。决定要討個分曉。不可颺在無事甲裏不可胡思乱想。須要綿綿密密。打成一片直教如大病一般。吃飯不知飯味。吃茶不知茶味。如癡如呆。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工夫做到這裡管取心華發明。悟徹本來面目。生死路頭。不言可知。世

間情念。放教輕微。道念自然濃厚。此等言語。最有杷柄。用此工夫。如甕中捉鱉。萬無一失。是此老自家做箇底工夫。拈出示人。吾嘗與德園居士。歎息高峰中峰死工夫。不曾做得。何由徹悟。諺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

居士聞達觀和尚好打人。心頗不以為然。笑謂人曰。他若打我一下我便還他兩拳。李居士次公。出其門下亦曾遭此老拳頭。我嘗笑之。李曰人求他打不得。某又不以為然。一日覽高峰語錄。師云。某十五歲出家。十六為僧。十八習天台教。三十入淨慈寺。立三年死限學禪。遂請益斷橋和尚。令叅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於是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又不曾得。斷橋和尚說做工夫處分曉。看看擔閣一年有餘。每日只如個迷路人相似。那時因被。三年限逼。正在煩惱中。忽見台州淨兄。說雪巖和尚。常問你做工夫。何不去一轉。於是欣然懷香詣北磵塔頭請益。方問訊插香。被一頓痛打。即關却門。一路垂路田至僧堂。次早粥罷。復上叅。始得親近。即問已前做處。某一一供吐。當下便蒙剿除。日前所積之病。却令看個無字。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如暗得燈。如懸得救。自此方解用工[皮-(丨/又)+(王/匆)]。已後做得稍有緒。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以痛拳打出。每日只恁麼問。恁麼打。此後千辛萬苦。經及五年。一日夜臥。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叓。推枕子墮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羅網中。跳出。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誵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古人苦心苦行。乃得證悟。明師拳棒。不錯用浪施。始知次公所云。求打不得。良非虛語。居士不識達觀機關。妄有譏評。作過儼然。今當懺悔。

問。觀世音。世音當聽。云何曰觀。解師謂不以目觀之。以觀智照之。然否。荅。觀智解固是。不曰六根互用乎。聖人玅得互用之理以耳觀以目聽。良無不可。然亦有不假耳而聽不假目而觀者。阿那律陀。因被佛呵。七日不睡失去雙目。一悟大道。大千世界。如觀掌果。亦何待目而觀乎。

問。古人入道。以信為入門。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却參取又要疑情。疑則妨信。信則不疑。何也。荅。高峰云。萬法歸一。一歸何[皮-(丨/又)+(王/匆)]。决定便恁麼信去。便恁麼疑去。須知疑以信為體。悟以疑為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譬之水漲船高。泥多佛大。愚謂惟信故疑。疑故所以决其信。不疑則不叅。不叅則不透。撤去塵埃。明鏡目朗。撥開雲霧。皓月孤懸。疑者所以撤之撥之也。高峰又有喫緊語一段。為之拈出曰著實叅禪。决須具足三要。第一要有大信根

明知此事。如靠一座須彌山。第二要有大憤志。如遇殺父冤讎。直欲便與一刀兩段。第三要有大疑情。如暗地做了一件極事。正在欲露未露之時。十二時中。果能具此三要。管取尅日成功。不怕甕中走鱉。

問。唐白樂天宋蘇子瞻。賓客聲妓。無刻不在耳目。山川風月。無[皮-(丨/又)+(王/匆)]不徧吟篇。麗情綺語。乖冲素之風逸興狂懷。鮮寂寥之趣。人乃徃徃以禪理歸之。何也。答。二公寄跡聲妓怡情詩酒。其中自有一段蕭洒超脫之致。所以近禪。以寄迹故不妨學佛以欠專一工夫。故不能致精。為高人有餘。為菩薩不足。

問。人一生在富貴歌舞懽樂場中。臨了畢竟證道有之乎。答。此須晚年瞥爾回頭。一刀兩段始得。若終不回頭。竟從懽樂場中證道者。此釋迦之所不能也。

人為居士賛西湖之美。居士笑曰。斷送多少人破鈔。斷送多少人損德。斷送多少人不成佛。故知沼吳不獨西子。安得一范少伯載之而去。

居士與雪浪和尚觀梨園。雪浪曰。學佛得如戲場。了手矣。彼作帝王。知是假帝王。不喜。作乞兒。知是假乞兒。不愁。分別是假悲。相逢是假歡。錦繡在體。不生愛戀。刀鋸在首。不作恐怖。一切皆假。一切皆作。應世如此。便是大菩薩手段。

居士觀歌舞。人問作障否。答。不作障。檀板一停。舞衣一卸。此景象便去我胸懷。未嘗熏入心想。我此胸中。被如來坐定。神頭鬼臉。一切入來不得。若入來得。早則遠避不看也。故曰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案。

人問雲棲于居士。答。雲棲內如瑠璃瑩徹。外如美玉無瑕。吾在堂下。不能定其品位。問德園居士。答。學貫天人。照隣殆庶。從古不見有此人。問隱鱗。荅。遠有王龍舒。近有[(厂@((既-旡)-日+口))*頁]寶幢。問僧孺。荅。總之不凡人。問王性海。荅。是深山苦行頭陀。問燈公窮老。答。幽溪如雲光。湖南如支遁。又問某公。答。仲尼訶子貢方人。請關吾口。

問。顓頊佛性。儱侗真如。又云。豁達空。皆禪家所訶乃至道悟禪師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豈非儱侗豁達乎。答。所謂儱侗豁達。是無記而踈狂。所謂放曠逍遙是解悟而自在。毫釐之差。千里之隔。

問。居士作佛法金湯為普度人。居士已自度否。答。未也。問。古德云。未能自度不許度人。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答。不自度不許度人。不自解不解人縛。是如來說不聞四弘誓願。其一云。眾生無邊誓願度。法藏比丘。方在因地便發四十八願度盡眾生。一眾生度不盡。自不取正覺。大乘普度皆于未能自度之

先。發弘誓願。有此妙因。乃後可望妙果。况末法自度人少。苟有見解。不妨闡明為世人眼目。如涉巨川。苦無橋梁。竹筏承乏。聊以濟眾。唐圭峰密禪師亦云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古來已有此公據。若泥於未能自度不許度人。則學佛未成之人。皆不許發弘誓願。而如來又何以呵斥辟支自了漢也。如來之意。謂未能自度。欲求度人。人不信從。度脫者少。教人急先自度然後度人。非謂初學之人。不許發普度弘願也。
首書金湯卷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